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李振平 / 著

那 木

作家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李振平 / 著

那 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木 / 李振平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8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063-7898-7

I. ①那…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2820 号

那 木

作 者: 李振平

责任编辑: 方 焱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02 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98-7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像

李振平，1983年生于辽宁义县。2005年毕业于辽东学院计算机系。中国电视剧创作摇篮网责任编辑，自由撰稿人。

根据同名小说《鬼商》改编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创作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北京，养狗的女人》、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凤凰情人》、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红尘老子》、二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带拖油瓶的女人》等。



当孙悟空戴上金箍儿，就不得不履行和唐三藏的不平等师徒契约关系。小到如何走路，大至什么样的妖怪该打什么样的妖怪不该打。因为有了紧箍咒的约束，孙悟空从此不再是孙悟空，而成了取经路上的孙行者。

那木只看了一遍《西游记》，便再也不想去看。那只戴着金箍儿的猴子，让他产生莫名的悲凉之感。为什么要成佛？成佛有什么重要？谁能断定留在花果山就不如成佛快乐，或者说有意义？他不过是因为那个生在大唐盛世的三藏和尚自虐性质的坚持，才从五指山下的噩梦中身不由己地进入另一个噩梦。

其实，世人都是孙悟空，就算没有唐僧耍手段给戴上的金箍儿，也会受制于自己心中的紧箍咒。

“婚期已定，速归。”收到祖父拍来的电报，那木第一个反应就是吩咐韩百济收拾行李买车票。

“怎么办？这是早就订好的姻缘，我没法拒绝，祖父的决定肯定是对的，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忤逆祖父……”那木看着韩百济，用朝鲜语对韩百济说着。

韩百济是朝鲜人，祖上成为那家的家奴，这要追溯到那家的祖上为朝鲜平定内乱而暂时驻兵平壤的年代。几世传下来，到了韩百济这一代，早已同那家融为一体。韩百济是那家的“包衣啊哈”，这是满语的说法，用汉语来说就是“包衣奴才”。

跟韩百济，那木从来都说朝鲜语。如同在圣约翰大学，那木一直讲英文一样。那木求学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所谓英文系统包括了整个大学文、理、医，那时约大就分此三院。三院应列的全部科目，因其全用英文授课，故把它划成英文系统，以别于用国文教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地等中文科目。如果那木的英文不够好，就不能

够直接进被称为正馆的大学部，而需要先进被称为备馆的大学预科。

那木出生的宣统三年，是一个动荡而剧变的年代。紧跟着溥仪下诏退位，清王朝灭亡。最后的封建帝制彻底瓦解，但它存在的痕迹是不容磨灭的。那家的传统并未真正改变，在那家还延续着以往的满族风俗习惯和名门望族中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主子岂能说奴才的话？韩百济不止一次跟那木说过，要是让老太爷知道了，会牵累于他的。但那木解释说这是为了强化语言训练，况且是在上海，老太爷又听不到。

时代交替，一切看似都发生了变化。韩百济在那家的称谓也变了，但无法改变的是他家奴的身份。作为那木的贴身用人，韩百济一直跟随着那木，照料他生活上的一切。

那木明显带有恳求意味的话用朝鲜语说出来，不免带有一种甜腻腻的味道。他希望韩百济用更强有力的理由来劝说他不去理会这个婚约，继续留在上海。

“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是你不回去娶明珠，她以后可怎么办？你是男人无所谓，她可是女人……还是个小女人，你说是不是？”韩百济当然明白那木的心思，但显然，他并不想怂恿那木违抗祖父之命，可他偏偏用戏谑的语言侧重了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比那木大八岁，自以为在男女关系上更有发言权，韩百济说起类似话题的时候未免带有一些过来人的口吻。

韩百济着重语气在后面的一个“小”字上，让那木寒气袭人的心上沁出了一层冰霜。

明珠出世的那年，那木六岁，算起来，明珠比那木的妹妹索隆高娃还要小半岁。

那木来上海之前，见过明珠最后一面。他不想成亲自然另有他因，但他执意把跟明珠成亲的恐惧归罪于那次见面。那时明珠正值换牙的年龄，瘦小的身材裹在纱质的衣裙里，跟索隆高娃追着闹着笑着，缺少两颗上门牙的画面一直留在那木的眼里。也许那时不该偷偷去见明珠的，可那时他怎么会想到这就是自己未来的妻？四年过去了，明珠肯定度过了换牙期，但在那木眼里她仍然还是那个缺牙的孩童……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如果那木在安东，凭着祖父权威的不可侵犯，一时冲动说成亲就成亲了，也许就没有了以后的种种，只是因为那木身在上海，等各种思想在脑海里转了几圈之后，想让他娶亲显然并不如那

老太爷想象的那么容易。况且，他现在二十岁了，自认为是成熟的男人，是不会做出幼稚决定的。

那木把十五岁那年的心动称之为青春萌动期的不符合实际的空想。那段时间，那木迷恋上了每月一次的理发，只有那天，他才有机会看到理发师傅的女儿李迎春，只要看上她一眼，空荡荡的心里就被填得满满的。

事情的开始很简单，结束却显得过于复杂。这段朦胧的感情对那木只是单纯的爱恋，对李迎春则关乎名节与未来。那木仍沉浸在每月一次的相见上，而李迎春则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娶还是不娶？这可吓坏了那木，被李迎春逼婚对于那木不亚于大姑娘未婚先孕般恐惧！

如果说在学识上此时的那木可以超越八十岁的老翁，但是在关乎男女的问题上他还如孩童般天真，那些从小学习的多国语言、文学、书法、音乐、武术、骑术等等，此时全然解不了他的急。

李迎春由原来的镜花水月不可触碰突然变成了邻家大嫂般充满俗气唾手可得。下了凡的七仙女最终也走向了生儿育女的琐碎家事，倘使不是被王母抓回天庭，难保牛郎对她还会那么死心塌地。

那木退缩了，借口读书为重，蓄了三个月发。

再次登门的时候，发现理发店关门大吉，竟是李迎春出阁之日。后来，李迎春新婚之夜克死丈夫，后来李迎春跳江自杀未遂，再后来，对于那木真的只能是再后来了……

经历过这样一件情事，还没在情海中翻云滚浪，那木似乎就成了凡心难动的修行者。在圣约翰大学的四年，那木心无旁骛醉心于学识之中。每日的课外时光除了必不可少的运动锻炼，就是泡在图书馆，那木的求学生涯与青少年时期那老太爷给规定的生活，无论本质上还是形式上都没什么改变。

因为好奇或者是对异族的一种警惕，一些原本就跟那木保持距离的同学越发觉得他的孤僻是一种蓄势待发的阴谋。种种猜测之下，他们眼中的那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这当然是一些男同学的想法，也说明了男女对同样事情的看法真是大相径庭。若按女性的审美法则，那木的沉默寡言上追求实虽然不可高攀，但会是神秘高贵的标志，不知会引来多少人的暗暗倾慕。只可惜那时的圣约翰大学还未招收女生，不知道这是那木的遗憾还是幸事？

清末民国初年，中国不仅在政权上四分五裂，在学识教育上也是五花

八门。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被彻底颠覆，时局动荡又严重影响了办学的宗旨。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

那木出世之时，那家已经不复早年的盛况，但那老太爷认为那木一定会让那家再度辉煌。余生的唯一信念，就是要培养一个全才。那老太爷倾其所有将那家的一切押在那木身上。

那老太爷并不完全认同《大同书》的思想。熟读《礼记·礼运》的人都知道大同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那老太爷自然不例外。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之所以不完全赞成康有为，是因为他的“大同”与孔子口中的“大同”有本质的区别。孔夫子的“大同”如此务实又喊了两千年来尚且无法实现，何况乎康有为“大同”中的空想呢？

晚年的那老太爷不在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自认为到了行将就木的年龄不如本本分分莫谈国事，连忧国忧民也只能从自己能做的事情做起，那就是教育好后代。除此之外也只能是跟孔夫子一起“喟然而叹”罢了！可“大同书”中关于教育的那段话则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那老太爷遂将孟夫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活用为“得一英才而教育之，大乐也！”

那木的成长过程，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过程。用那老太爷的话概括则是“中外结合，拔苗助长”。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那老太爷是武将出身，他常用《孙子兵法》来为那木的教育支招。若要知彼，则语言为第一关，有了运用自如的语言基础，就能够将彼方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等一一尽览。

基于此，除汉语外，那木精通满、蒙、英、日、朝五种语言。文能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武能策马扬鞭弯弓射箭。更为重要的是，那木除了在学

识上让那老太爷满意之外，在品行修养上更是达到了让他自豪的地步。

那木之于那老太爷无异于孙悟空之于唐三藏，唯一不同的是不用那老太爷念紧箍咒，那木也已经被自己心中的紧箍咒缠得死死的。

虽然学贯中西，虽然处于新旧交替的思想大碰撞期，但是，这就是那木，传统的士人精神让他无法挣脱那老太爷。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何为善？何为孝？善是孝的本，顺为孝之用。既然如此，那木又何以敢真正拂逆那老太爷呢？

那木以论文尚未截稿为由拖延了数日，以买不到头等车票为由又拖延了数日，直到第九封电报催来……那木想，纵然是岳武穆在世，在十二道金牌的催召之下也还是屈服了，自己又如何呢？况且，自己背上不孝不义不仁不信的骂名就等同于给祖父、给那家、给列祖列宗背上骂名，同明珠成亲总不至于比这个还可怕吧？

那木跟韩百济如此说，希望得到韩百济的支持，以稳定自己动摇的心。谁知韩百济却说，岳武穆保全名节是以没有尊严的屈死为代价，壮烈的愚忠没啥价值。如果执意坚持到底，迎回“二帝”，就算功高盖主也不至于被奸臣昏君所害呀！

那木突然觉得韩百济的话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只是一时还无法明白看透。那木看似总能被别人的思想所左右，但最后关键性的主意都是他自己拿。这样看来，与其说他犹豫不果决，不如说他权衡之术掌握得好。可能因为太了解那木的这个特性，韩百济说话从来都是反复说，并不把自己的意见执意钉在某根树桩上。这样，无论主子做了什么决定，自己都算有功劳。也正因为这样，那木认为韩百济聪明有余，但太过反复无常，对于他说的话，从来都只不过听听而已。

那木没再说话，在韩百济眼里似乎又是犹豫不决的样子，趁势欲再说些什么的时候，那木已经转身走出了宿舍。

韩百济想，主子已经决定了，自己无需再多言。

实际上，那木这一次还未真正做出决断。

在那木理性的天平上，祖父与家训那一头重千斤，自己反抗之心的这头不过四两。可支点换了位置，就成了四两拨千斤。

在圣约翰大学的这四年中，好多事情彻底颠覆了那木的世界观。

校长是美国人，可娶了位中国太太，难道自己还要守着“满汉不能通婚”的令？同样都是人，这样的坚持是不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之见？班上的

同学早已经高举恋爱自由的大旗开始公开约会，而自己连结婚对象是谁都不能决定，这符合社会潮流吗？如此开明的祖父，为何在这件事上如此的固执与不近人情呢？

沿着横穿校园的苏州河，那木漫无目的地走着。

那木抗拒的不是明珠，也不是婚姻，而是不能自主地选择！

空气中雨的味道越来越浓，湿漉漉的像雾气又像是细雨裹在那木的身上。气压越来越低，那木浑身黏糊糊的。纱质的白衬衣看起来飘逸洒脱，只是并不如那件粗布长衫吸汗，当然此时就更谈不上舒适了。

那木加快脚步，沿着苏州河畔，向心中幻想的真正自由跑去。

那木想，如果是在电影里，这个时候应该打閃打雷，继而暴雨倾盆，来表明自己的心情。不过生活远没有那么夸张而戏剧化，湿漉漉的雨丝仍然包裹着那木，纱质白衬衣紧紧贴在他的身上。那木越跑越轻松，浑身出了一场透汗，似乎能听见周身血液循环流动的声音，先前因缺氧导致的种种憋闷的感觉一扫而光。

当那木停下来时，已经想到了该如何做。生活如电影，只是剧本更为真实。

那木回到寝室，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爽的粗布长衫，准备明天去找导师詹姆士请假。

为了准备明年的研究生考试，那木才决定留在学校过暑假的。

那木心中对詹姆士十分敬重，若不是詹姆士的执意推荐和鼓励，恐怕他也无心应考研究生。“你以后在医学上会有成就的。”詹姆士不止一次对那木这样说过。这种既是鼓励又是伯乐预言的话，让那木惶恐之余心里不免总是甜兮兮的。跟詹姆士亦师亦友的感觉，让那木在求学过程中享受了充分的自由。但是一想到要跟詹姆士请假回家，而且是为了一门没有感情的婚姻，那木不禁有些头疼。詹姆士在某些方面显得过于固执。如果跟他实讲，他是不会同意让那木走的。

当初，那木对詹姆士说，感谢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可詹姆士回说，我们都各尽本责，“恩”？别傻了。

他说自己宁可在医学的领域里做你们中国人的导师，也不要再在搞不懂的礼数上当小学生。

那木虽然期望恩师有所改变与通融，但却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就如同对祖父，那木也不过是心存期望却不敢奢望一样。

做别人眼中的自己和做自己心中的自己，世人往往都在这两个界限上来回徘徊。那些做自己选择的自己并能够贯穿始终的人，都需要非凡的勇气。

那木想来想去，既不想撒谎，又不想跟詹姆士据理力争，只好写了一封信不告而别。信的末尾，那木郑重注明回来的日期，并请求詹姆士的原谅。



那木乘坐的是上海到北平的火车，所在的头等车里除他之外还有四个人。除两个高大的白种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各自占着一个铺位。其中白头发的老者闭目养神，一条金链子明晃晃地垂挂在衣襟儿上。还有一个年龄和那木恍上恍下的青年，一身中山装，上衣口袋里露出钢笔尖却不见钢笔帽。

那木靠坐在窗户旁，借助窗玻璃暗暗打量这几个人，并在心里猜想这几个人都准备去哪儿，都是什么背景。头等车的乘客不是政府要员就是大商人或者社会名流，至少也得是外国人，就是二等车，如果不是有些钱有些势的人也是无法承担的。那木被划分在所有这些人之外，但还是坐到了头等车的软铺上，这都要靠韩百济的手段。当然，最根本的还是韩百济忠诚地遵循那老太爷对他的训导，那就是务必要使少主人过得舒适而有尊严，不要怕花钱。

那木显然并不了解这些，更不会关注韩百济为了这张头等车票而交给了黄牛党多少大洋。在优越的生活中过惯了的人，对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是不会刻意关注的。在平时，那木也绝不会这样无聊，至少不会这么没礼貌地偷偷观察人。但现在，他只有通过这些于己无关的事情才能让大脑减慢运转的速度。

每当火车停站，看着那些在三等车门前为了抢座位而礼仪尽失的人们，再看看整个车厢里空着的座位和全都一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们，那木就总有一种憋闷的感觉。那木想，所谓优雅与高贵的人，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会比原本就粗俗而低贱的人更为丑陋与难堪。

韩百济在三等车，为此他每次都需要穿过三节二等车厢、两节头等车厢来看那木。他所在的三等车只有五节，但是要承载的人却不知是头等车

和二等车总共人数的多少倍！

那木有悲悯之心，但却不知该如何用才对？那木最先同情的是身边人韩百济，可偏偏韩百济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一个人的所得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就会产生这种情况。韩百济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被同情，自己四肢健全，头脑聪颖，吃喝穿戴不愁，每天陪着少主人，难道还需要被可怜吗？如果这样也要人可怜，那么那些远远不如自己的人岂不是要活不起了？

所以，当那木一开始让韩百济跟他一起吃饭，一起坐车的时候，韩百济非常不习惯。如果主子和奴才没有了差别，这世道还得了？

被韩百济拒绝多次之后，那木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他惯于冷眼旁观大众的苦难。因为是别人的苦难，自己又不疼不痒，何必假惺惺地这边刚陪着流泪，那边回过头就问晚上安排在大丰饭店好不好？与其虚假的仁慈，倒不如真实的冷漠。

那木的心不习惯坐头等车，但是他的身已经适应了。

那木被吵醒的时候，车窗外正闪着一片片火烧云。那木爬起来，趴在车窗呆看。他没想到自己会睡得这么熟，正想看看是谁在高声说话，韩百济端着吃的走了过来，在那木对面坐下，并向那木努了努嘴，示意他看那边。

那木一时看不出那两个女人的模样是美是丑，鲜红的嘴唇，惨白的面庞，漆黑的高高的盘发，堆砌在一起，只能证明是女人罢了。两个女人可以说是淫声浪气，说着汉语，不时夹杂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方言。那木无聊地在心中重复了几遍，突然笑起来。他突然明白，两个女人说的并非方言，而是汉语化了的英文单词。那木想，这对那两个白人男子更是一种考验，不过看四个人的神态，语言似乎是多余的。两个白人男子带着居高临下轻蔑的表情，让那木觉得女人很可怜，可那两个女人发出肆无忌惮的爆笑，看起来又是真正的开心。管他呢，不过是旅途中的消遣罢了。为什么非要固执地认为女人是被消遣的一方呢？

那木想了想，不知道这两个女人是何时来到车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个女人是受到了邀请才来的。

晚饭是清粥、小菜，还有一份煎鱼。那木喝了粥，吃了菜和鱼。韩百济收拾好餐具，用朝鲜语跟那木发牢骚，言谈之中流露出对那两个女人的鄙视。那木什么都没说。

其实，表面上，大部分男人都对这样的女人表示鄙视，实则内心中好奇得很。鄙视是给别人看的，好奇则留给自己。

那木留意到那个青年一直在写着什么，不写的时候则直接把钢笔插进上衣袋，仍是不扣钢笔帽。或许这是一支没有帽的钢笔？那就更让人想不通，为何一个能坐头等车的人却不去买一支带帽的钢笔呢？

白发老者从车厢一头踱回来，衣襟上的金链子随着身体的晃动滑来滑去。那两个女人突然醉醺醺地站起来欲走，看起来很自然地老者身上撞去。那木本以为这下可有看头了，却不料，老者身形移动之快令所有人心中都暗为一惊，连那两个真醉假醉莫辨的女人也趁势酒醒了三分。

韩百济端着餐具附耳嘱咐了那木几句之后走了。那木觉得韩百济有些好笑，这两个女人是否是风尘女子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从来听说的都是男人欺负女人，女人欺负男人这得需要多么强硬的手段啊！

两个女人只得到了一顿免费的晚餐，并没有得到预想的实惠，仍旧装醉不肯离开。乘务员及时地过来收拾餐桌上的残局，白人男子则趁机躲到别的空位。这已经表明，她们对她们兴趣也仅到此为止了。

那木搞不懂女人的类型，更搞不懂女人的心思。如果有一天医学发展到只要解剖开人心就知道他想什么，是不是就简单得多了？但为了弄清楚别人想什么，就要剖心杀人？这个时候就算知道他想什么，人都已经死了，还有意义吗？

那木坐得浑身酸涩，站起来走动，走到车厢一头再返回来走到另一头。突然他本能地挥手，一把抓住了一个人的胳膊，紧跟着听到一阵放肆的挑逗之笑。回头看清后才发现抓着的是一个女人的胳膊，那木触电一般甩开，表情有些错愕。

女人留着长长的指甲，涂着血红的颜色，跟嘴唇上的红遥相呼应。

“得罪了，请！”那木侧过身去，说出的话比外国人还要生硬。

两个女人又是一阵笑，并没有马上走的意思，无论脸上是如何的媚态，那木注意到女人的眼神是空洞的。那木有些愣住，不知该如何应付。乘务员端着餐具走过来，两个女人僵持着不动，乘务员眼神毒辣地在二人脸上扫视。

女人不去理睬乘务员，只是水蛇腰晃来晃去，晃得那木尴尬不已。

“三等车的命，二等车的运，别妄想做头等车的梦啦！”乘务员端着餐盘侧过身躲开水蛇腰女人，假装自言自语其实针对性极强。

那木明显看到水蛇腰女人的眼神不再空洞，突然有了内容，也许是受到攻击后的本能反应。两女人放过对那木的挑逗，一扭一扭追向乘务员。

任何人，只要有尊严意识，只要心中还有最后的底线，终究还不能沦落到无所顾忌。

那木觉得韩百济也好，乘务员也罢，都表现出涉世已深的姿态，实际上又真正了解多少呢？

车厢外面传来尖利的争吵，定是水蛇腰女人同乘务员的交战。那木有些悻悻地回到座位坐下。声音持续不久便被火车机械的咔咔声掩盖。尊严啊，自尊心啊，仿佛都在各种强势面前弱了下来。

两个白人男子用英文交谈着，在那木看来有些肆无忌惮，因为这两个白人男子所讲之事涉及太多隐私。哪个舞厅最开放，哪儿的姑娘最疯狂……谁谁谁最虚伪，看起来不好追求，其实一勾就上手……中国的女人太精明，因此就显得更傻……

那木被迫地听了一阵儿，觉得有失斯文，想不听，无奈又听得懂。那木甚至想冲过去警告他们，对女人要尊重，这才是绅士所为。可方才扭着水蛇腰的女人如果听到，会不会笑得说不出话？

男人若是在背后也说一个女人的好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希望听到的人告诉那个女人，另一种就是假装不知道那个女人就站在他后面。

老者和青年都在做自己的事，看起来似乎毫不受干扰。那木觉得自己的修为还有待提升，遂开始用意念抵制那两个白人的黄色演说，可还是时断时续地心猿意马。

那木对这样的自己感到羞恼，没奈何之时，眼前突然闪现出明珠的童颜，那木一下子清心寡欲了。好似干旱的土地瞬间吸收了零星的碎雨一样，开始冒出来的热汗突然一下子被吸了回去。

那木惊恐地发现，明珠就好似一块冰，能够让任何狂热的念头冷下来。这是典型的心理疾病，慢慢地会导致生理疾病的。学医的他很明白其中的道理。

漫长的旅途本来以为可以不去想与明珠成亲的事，但因为两个白人男子却又不不得不靠想起明珠让自己冷静下来，那木哭笑不得，世事弄人也不过如此吧？

好在两个白人说累了就睡，并且早于那木在静海县下了车。

过了静海县，离北平也就近了。

那木所接触的洋人大都是学者型，像火车上遇到的这两个实属出乎意料。这让那木想到，害群之马是不分国界的。洋人认为中国人三妻四妾，没有人权，是对女人的戕害，可他们连三妻四妾的名分都不肯轻易给女人，还美其名曰对女人的尊重，这又怎么说呢？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会认为那木的所想真是迂腐，男女平等之下，女人才不稀罕什么名分呢！何况还要被冠以三妻四妾，岂不是可笑又可笑！但哪个女人不渴望伴侣？纵然才貌如吕碧城，终究也还是发出“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的感慨。

如果说缠足的最初目的仅是对女子身体的羁绊，那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绝对是男权社会里对女人最强有力的精神统治。不能识文断字，不能了解外部世界，不能进行精神交流，这一切最终导致女人只能是男人的附属。

清廷贵族之女的教育都是在私塾中完成的，正所谓“阖闾城里痴儿女，始识千金重聘师”。随着国门被打开，新思想的不断涌入，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女性教育也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

中国女学的创办，最初始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英国东方教育促进会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当时的女子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从“洋务运动”后期开始，中国本土的官绅也逐渐开始兴办女学，直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颁定女学章程，此时才算正式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

几千年来强加在女人头上的旧思想被一层层解除，女人们不断从冬眠中苏醒。女人逐渐走出厨房、绣房，并且发现，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这使得女人发现了新天地，一股压抑了几千年的潜力集中喷发，致使女权主义一路高涨。

盛极必衰，否极泰来。世间事多循此道。

脱缰的野马与被驯服的骡子虽各有各的好处，但同样是取不得的两个极端。

女人的觉醒，也同样存在极端。

那木想，水蛇腰女人言谈新颖，又肯于学习英文，必是以新女性自居，但方才的举动又岂是新女性所为？明摆着是活学活用篡改了新女性的主旨。那些真正有才华有见识的女子，绝非是如此的庸脂俗粉可比。